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周熠对话二月河：马来西亚观感与历史小说创作（2003年1月26日）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6

[作者] 周熠

[单位]

[摘要] 二月河的名字，连同他500万字的清帝系列历史小说《落霞三部曲》，即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和《乾隆皇帝》，早已不胫而走，传遍中国，走红海外。著名散文家周同宾说，凡有井水的地方，都读二月河。此言不虚，近据报载，2002年12月下旬，二月河在马来西亚讲学，光给华语读者签名就用了45分钟，羊年春节前夕，2003年1月26日下午，按电话约定，笔者在二月河白河之滨的天井小院里探访了他。下面是二月河与笔者的谈话实录。

[关键词] 周熠;二月河;马来西亚观感;历史小说创作

二月河的名字，连同他500万字的清帝系列历史小说《落霞三部曲》，即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和《乾隆皇帝》，早已不胫而走，传遍中国，走红海外。著名散文家周同宾说，凡有井水的地方，都读二月河。此言不虚，近据报载，2002年12月下旬，二月河在马来西亚讲学，光给华语读者签名就用了45分钟，羊年春节前夕，2003年1月26日下午，按电话约定，笔者在二月河白河之滨的天井小院里探访了他。下面是二月河与笔者的谈话实录。

初访马来西亚，签名签到手痛 周熠：据我所知，这些年你是基本不动也不轻易远行。前两年，有人邀你去台湾、新加坡、韩国，还有请你去美国，或讲学或领奖，你都没成行。可怎么前不久却去了马来西亚？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你这也是第一次开洋荤吧？

二月河：(一笑)是，我是土老冒，也是头一回出国。这回去马来西亚，真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。之所以去马来西亚，是因为冯其庸要去，他邀了我，冯先生是我的恩师啊。这次是由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胡正跃出面斡旋，马国一大财团的董事长、星洲日报、华总会三方邀请的，在那里搞了个《二月河——三月天》文学讲座。被当地的几大传媒热炒为“高水平的文学洗礼。”

周熠：你称冯其庸恩师，我猜想有两重意见，一是知遇之恩。20年前你尚未成名时，你把一篇叫做《史湘云是禄蠹吗？》的万余字的红学论文并附有一封长信，冒昧寄给了红学家冯其庸，经冯先生的推荐，你的这篇论文在《红楼梦学刊》上发表了。二是激励之情。不久，即1982年，你作为年轻的红学理事到上海参加红学会议，会上冯先生和其他专家偶然谈到，当前历史小说还没有人来写康熙皇帝。本是言者无意、听者留心的，居然动了要创作《康熙大帝》的念头，并及时得到了冯先生的赞许和支持，是这样的吗？

二月河：是。这个我在马来西亚时也谈到了，是冯先生让我在创作上找到了一个出口，这是我铭记终生的。 周熠：咱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因有冯先生说话，你就欣然走出了国门。那么你这趟马国之行，主要感受是什么？对马国印象如何？

二月河：很新鲜。从北京上飞机时朔风扑面，正下着雪，到吉隆坡一下飞机，是初夏的温馨。机场建筑挺别致，城市环境也不错。在这里，我感到我的读者很多，读者的素质也相当高。面对2000人的读者，我作演讲，会场秩序很好。后来签名，直签了45分钟，手都签痛了。是华夏文化的根，是我书中的历史民族文化气息，让我与海外的读者相融相通了。我深深感到了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凝聚力和召唤力。

史实要可靠 细节可虚构 周熠：全球的炎黄子孙、华人华侨同一条文化之根。包括帝王文化，对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与影响。

我想请你结合你的小说谈谈你对帝王文化的思考。 二月河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，形成了独特的根深蒂固的帝王文化。这里有许多糟粕。如真龙天子、君君臣臣、官贵民贱，等等。但是，对于帝王，我有我的看法。我最初写康熙，是把他作为民族的优秀人物来写的。我就是想把满人入关后的虎虎生气、开拓疆域和实现民族的大融合展现给读者。我认为，康、雍、乾三代清帝是华夏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之一。这百多年时期，生产发展，疆域辽阔，民族团结，社会安宁，我觉得对历史人物，既不能搞阶级斗争论，也不能搞成分论。

帝王要是发展生产、社会安定有贡献，就应有所肯定。农民起义，若是对社会生产有破坏，损失太重，也不应一味唱赞歌。帝王也有明君，农民也有痞子。当然，对康、雍、乾我是肯定又否定，上述是肯定的一面，还有否定的一面。如搞权谋，文字狱，专横、排外、封闭、保守，等等。这是康、雍、乾朝要负责的。

再一点，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，我要揭示其腐朽没落的本质，充其量它是落日的辉煌。我的清帝系列小说的总题目就是《落霞三部曲》呀。 周熠：多年搞历史小说，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，你是有真切体验的。

我想问的是，创作历史小说，有论者好用三七开来说明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比例。你的实践是这样的吗？

二月河：这种说法

不科学，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不能如此来量化的。也是不好量化的。这二者的结合，要创作出个性鲜明的历史形象，既不是历史记录，也不能过分虚构渲染。重大事件、重要人物必须真实，人的眉眼，一颦一笑可以虚构。我遵循的基本创作原则是，历史事实由历史设定，人物个性、心灵轨迹、言语形容、诗词等由我设计。

周熠：是的，细节靠虚构，靠艺术想象：你能具体说一下你的历史小说的细节创作情况吗？

二月河：细节由自己设定，但历史人物的细节设计，实际上也都是要有些参照的。这就必须熟悉和了解当时的社会、生活、文化、风情等。这不仅要读正史，还要读野史、方志等等。我对雍正的认识是看了他自己写自己的书。历史上有的人好写自己，他一天做的事情都有记录。比如，上午上街赶集用了多少银子，买了多少东西都有记载。通过他花多少银子买多少货物可以换算出当时的物价来。通过阅读和推算，连康熙时期1斤豆腐卖多少钱，碎银的成色从10%到99%我都能推算出来。我就是根据这些记录经过分析，想象和创作出当时的好多生活细节内容的。

“二老师”本名凌解放 周熠：我最早听说你是熟读《红楼梦》，后又听说你读《红楼梦》不少于20遍，是这样吗？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？

二月河：差不多。《红楼梦》的每一个章节我都很喜欢，也非常熟悉。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对我创作影响最大，我的创作趋向于自然主义。

周熠：你的小说拥有众多的读者，评论家也多有关注，总的来看是好评如潮，但也有批评的。你想对评论家说点什么？

二月河：(笑笑，又很肃然地)我想说的是，作家是木头，评论家是木耳。

周熠：能再具体一点吗？

二月河：评论家应把目光放于人文的思考上，不要单纯放在作品上。作家应是木头，评论家应是木耳。

周熠：我看你现在真正是成名累，读者带书来让你签名，不少的单位、机关、企业以及领导都纷纷上门带着成捆成套的《二月河文集》请你签名，还有，这里请你写专栏，那里请你作序，你受得了吗？你不觉得烦吗？

二月河：很多的普通读者都跟我缘分不尽，还在读我的书，曲曲折折地寻我签名。这几乎成了我家的一道风景，也几乎成了南阳市的一道风景。这么招读者喜爱，说明我的心血没有白抛洒。读者是上帝，为读者服务，累一点也没关系。当然，成天如此，对我的生活、工作、写作也造成了困扰和麻烦。你想，每日成百套地签名，我也真是受不了。所以就想了个办法，凡签书三套以上者，须先到希望工程去捐款，凭捐款单给你签名。你有钱买书去往上面送礼，给困难的山村上学娃捐俩钱也应当。这也给我签名减了压力。此办法稍有限制，但基本上还是不断头。

周熠：现在有人叫你“二老师”，因为你叫二月河，真名凌解放倒给忘了，请说说你笔名的来历和讲究吧？

二月河：(微笑)叫二老师，二哥的都有。在北京开十六大时，李肇星副部长一次打电话说：“我才知道凌解放就是二月河。”我用笔名“二月河”，有几层意思。一是在《康熙大帝》出手时考虑到，写的历史小说，用本名“凌解放”，一历史一现代，似不相谐，就决定用一个笔名。二是用“二月河”，与本名有相通之意。二月的冰河解冻，不正是“凌解放”吗？三是“二月河”里冰雪消融，暗含改革开放，文学的春天来临。四是我原籍是山西昔阳，儿时至今又生活于河南南阳，而山西、河南都有母亲河黄河流经贯通，用“二月河”又寓意不忘黄河母亲的养育之恩。

生活简朴 最爱独女 周熠：这两年你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，不再蹬车，可也再未更换新车。近距离就安步当车，再远一些就打面的。穿着上总是朴朴素素，不曾见你穿什么名牌衣裳，传说一位市里官员曾在大会上描述道：“二月河穿着普普通通，见熟人说话面带笑容，走在街上就像下岗工，可人家满腹学问，那真是大家气象呀！”南阳的文友都知道，和朋友们一起宴饮时你喜欢席罢打包。可谁不知道你依仗自己的笔耕之劳，名利双收，完全达到了“出有车，食有鱼”的上流生活标准。可仍如此素衣简食。事实上，你二月河并不看重金钱，且有慷慨解囊的义举，先是为支持南阳文学创作，一次就为市文学创作基金会捐赠十五万元，后又给希望工程捐了十几万，你是咋想的？

二月河：咋想的，习惯了。虽出身于革命家庭，但从小吃苦，根本难忘，没有讲排场的血统，宴席间总想着，那么好的菜肴，剩下了叫服务小姐当残物倒掉，太可惜。从小就读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俗话说，吃了不为糟。带上回家，下顿热热照样吃！

周熠：你很看重家庭，尤其慈爱千金小凌晓，听说你好些事围着凌晓转，是这样的么？

二月河：(开心一笑)我三十岁以后得子，自然对我的独生女凌晓看得重，慈爱有加。多少年来我潜心写作，许多社会活动，包括港台的一些邀请都难赴约，但女儿的学校或学生家长会的家长会，我还是去了不少。2001年夏天，为了支持女儿报考西北一所军校，我特地赶到郑州秘密住下来，一住一个多月。陪伴女儿复习功课，一日三餐充当她的厨师，谢绝来访者，这期间就有日本和韩国的出版商、编辑家盛邀我商谈出版事宜，我都拒绝了。要知道，这一谈一签，就是多少万元价值呀。所以，韩国的出版商在电话中竟有些不可思议地说：“为什么人服务，竟然花如此高的代价？”2002年暑期，国内有两家风景区的文学笔会，或托熟人或亲自登门请我赴会休闲，我一谢绝实话实说：“不行，我女儿要去西北旅游，我要陪她，车票都预订好了。在我家，头等大事就是围着我女儿转！”

周熠：作为全国党代会的代表，你先后两次参加党的十五大、十六大，最近你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，可见你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。在这荣誉面前，你有何感想？

二月河：这是殊荣。我很荣幸。一般来说，全国的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是不交叉的，我是一个例外。这是河南和南阳的党员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厚爱。我很珍惜它。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耀，而是咱们南阳作家群的光荣。因此，在今后，我要沿着原来的思路，继续创作，为

读者提供清雅健康的精神食粮。 周熠：近年来，你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又加上应酬很多，而读者的期望值也很高，翘盼你新的历史小说问世，能说说你的创作近况吗？ 二月河：(坦然地笑)这个暂时还不能对外讲。世上没有不落的太阳，文坛也不例外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